

作 夫 紹 拉 克 溼  
譯 還 十 孟

子 鼻 的 紅 通 · 寒 嚴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 V

子鼻的紅通·寒嚴

N. NEKRASSOV

譯 還 十 孟

刊叢活生化文

種 五 十 第

獻給我底姐姐安娜·阿列克謝夫娜

你又責難我了，

說我同我底女神（註一）絕了交，

說我同眼前的日子裏的

憂念和歡快結了友好。

爲着人生的計算和酒盃

我或許不同我底女神分離，

但上帝知道，這種天賦會否消逝，

它是否還像以前那樣對我親密？

（註一）Muse——譯者。



283971

但詩人還不能做人們底弟兄，

他底道路難行，生着荊棘，

我懂得不畏懼誹謗，

我也並未因此有所顧慮；

但我知道誰底心在黑暗的夜裏

由悲哀而碎裂，

誰底胸被他們壓上一塊重鉛，

和他們把誰底生活破壞。

讓他們趕快地走過吧，

像在我頭上飛過一陣雷雨，

我知道，誰底祈禱和眼淚

回答了命數的射擊……

時間已經去了——我也疲乏了……

讓我不被罵——沒有做一個戰士，

但我知道我自己底力量，

我在一切上相信玄奧；

但此刻——我死的時候到了……

我將再不奔向道途：

想在熱烈的心裏，

重新喚起命數的恐怖……

對於我底溫柔的女神，

連我自己也不願意多同她親近……

我要唱出最後的一隻歌曲

爲了你——獻給你。

但它唱的不會是歡欣，

比以前的要更加悲憤。

因爲在黑暗的心裏，

和在未來的上面還是毫無希望……

暴風雨對花園肆虐，暴風雨毀了房屋，

我害怕，它可不要毀了

父親手植的那株老橡樹，

還有那株垂柳，是母親所栽的，

那株垂柳，

同我們底命運有着連貫的關係，

它底葉子在夜間凋落了，

可憐的母親就死了……

窗戶震動着，發出怪聲音。

看哪！濃密的霞霞正衝向大地！

親愛的朋友，你早已明白——

這裏祇有石頭纔不哭泣……

.....





# 第一部

農人底死



—

牝馬陷進雪堆中間——

兩隻凍硬的草鞋

和用席子蓋着的棺材底一角，

從破舊的雪橇裏突出。

一個戴着大手套的老婦

緊緊地拽着馬繮。

她底眉毛上結了些冰柱，

在嚴寒天——凍得這樣。

詩人底慣習的冥想

迅速地跑到她前面：

一座小茅屋立在村邊，

披着輕紗似的雪的衣衫。

茅屋裏——小爐竈在地窖中，

靠窗戶的長凳上停着亡人；

他底愚笨的孩子們吵鬧着，

他底妻在一旁幽傷地悲吟。

用敏捷的針縫一塊麻布，

那是壽衣；

好像細雨久久地不住

她低聲地久久地哭泣。

### 三

命運有三條艱苦的道路——

第一條道路：同奴隸結婚，

第二條道路：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條道路：直到死時做個奴隸之身，

所有這些嚴酷的命運，

罩住俄羅斯土地上的女人。

時代流過了——一切都向着幸福傾注，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過幾次轉變，

上帝祇忘記了一椿，

他忘記把廣闊度悲慘的命運改換。

我們竊聲承認，健康而美麗的

斯拉夫女人底形像，漸漸地就要滅絕。

命運底不可思議的變性！

你隱昧地，暗地地忍受了苦痛，

你不會和世界發生過一次血戰，

也不會對世界訴過自己底忿怒，——

但祇把它們告訴我，我底朋友！

你從兒時同我就很要好。

你完全是具有肉體的恐怖，

你完全是永久的疲勞！

若有人不爲你把眼淚流洶，  
就是在他的底肚內沒有心腸！

四

然而，我們底談話是關於農婦，  
可以說，

偉大的斯拉夫女人底形像  
就是現在或者也可以尋得。

俄羅斯的鄉村裏有些女人，  
她們生着嫺靜而莊重的面孔，



她們底舉動帶着秀美的力，  
她們底姿態，具有女皇樣的風情，——

除非瞎子纔看不見她們，

看見她們的人卻喧傳：

「他們一來——宛如太陽照耀！」

「他們一盼——金錢不換！」

她們行走的也是這條道路，

像我們所有的人民行走的一樣，

但貧窮底污垢和塵土

似乎牽粘不到她們身上。

美人在她底燦爛的美麗中開花，

這樣紅豔，和諧，強健，  
對於一切的希望是甜夢，  
在一切的工作上都熟練。

飢呀寒呀，都能忍耐，

還是忍耐，那麼泰然……

我看見過，她怎樣割草……

一個手勢——就成了一捆！

她底頭巾滑落在耳邊，

她底捲髮披散啦。

有一個頑皮的青年，

把它們朝高牽扯圍笑她！

濃厚的亞麻色的頭髮，  
撒在酒黑的胸前，  
遮住她底赤裸的小脚，  
攪亂了農婦底視線。

她用手把頭髮梳攏，

惱怒地望着那個青年，

驕傲的臉，好像一幅畫像，

在騷亂和憤激中燦然……

當忙迫的時日她个喜歡胡調。

因此你不能知道

快樂的微笑怎樣

纔會從她底臉上把辛苦的痕跡趕掉。

這樣的笑，這樣的歌，  
和這樣的跳舞，  
你拿錢買不着。

『快樂啊！』男人們自己在心中暗說。

玩起馬來沒有人能勝過她，

遇着危險她有法子挽救，

她會止住跳躍的馬

引導牠走向溫暖的草場！

潔白而整齊的牙齒，

彷彿一串真珠含在她底口裏，

但那嚴肅的紅唇

從人們藏匿了它們底美麗——

她很少微笑……

她沒有時間去研讀閑談；

她底鄰居也是很小心地，

來向她借一隻鍋或罐。

對於窮人她不憐惜——

誰叫他不能正業，整天地荒嬉！

她有着——一種實際的精神，

一種內在的力量藏在她的底身體裏。

她有着——一種明瞭和堅決的意識——

所有的他們底救助全靠工作，

工作付她以報酬；  
家庭賴此而生活。

他們有一所常是溫暖的小房，  
麵包烤得熟，麥酒香甜，  
孩子們肥胖又健壯，  
到佳節還另有一頓佳餐。

星期日，婦人到教堂裏去祈禱，  
她先於全家走在前面，  
好像坐在一隻板棧上——  
兩歲的小兒坐在她底腳間，  
一旁隨着六歲的兒子。

盛裝的母親照顧着他……  
所有的俄羅斯的人民，  
誰不傾心地愛慕這幅圖畫！

## 五

你也是這樣的鮮豔，美麗，  
也是這樣的工作熟練，身體有力，  
但不幸破壞了你——  
你亡者撲洛克之妻！

你剛強——你不願意哭泣，  
你堅忍着，但你底眼淚  
已經慢慢地把你敏捷地縫着的

麻布的壽衣濕透。

落在你底兩隻匆忙的手上——

眼淚一滴接着一滴，

猶如麥穗悄悄兒地

擺脫自己底成熟的穀粒……

## 六

離村四里路遠，

在教堂旁邊——

狂風吹着被風雨剝蝕的十字架。

老翁在那裏把地方選下；

他疲乏了，工作是困難的，



這個地方也倒相宜——

從大路上能望見十字架，

太陽在周圍笑啊晒。

積雪淹沒了他底兩膝，

鐵鏟和鐵鎬握在他底手裏。

鬍鬚變成了銀色，

大帽子掛滿了白霜；

老翁沉思着，

不動地站在荒涼的高崗。

他決定了。畫了一個十字，

要在這地方挖掘墓穴，

他爲自己畫過十字

就開始用鐵鍬掀起積雪。

這裏是另一種景象。

這裏是墳墓，可不是用野

十字架從雪而伸出，

十字架滿地上傾斜。

彎下自己底衰老的背脊，

他長久地，努力地挖掘，

那黃色的凍冰的粘土，

幾時間又蒙上一層積雪。

烏鴉飛來落在他面前，

用鼻子啄了半天：

泥土饑一般地發響，

烏鴉失望地又飛向他方……

感謝墓穴已經做成，——

「也許不是我挖掘了這土坑！」

（老翁說了這樣的話：）

「也許不是撲洛克會進裏邊來吧。」

「不是撲洛克！……」老翁底脚顫抖着，

鐵鎬從他底手裏滑下——

掉到白色的墓穴裏了，

老翁又費力地把它取回。

他走了……順著大路走去……  
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  
彷彿全世界都已死定……  
幽靜，風絞著雲，霧和煙……

## 七

在傍近仁里吐河的山谷，  
老翁追上了自己麼老婦，  
他輕輕地問老婦：

「你可是買到一具好棺木？」

她虛弱唇微微一動，

回答老翁：「還好。」

以後兩人就沉默了。

隨著雪橇靜靜地奔馳，

好像他們害怕着什麼……

還沒有望見村莊，

但近前閃着一點火光。

老婦畫了十字，

馬向路旁斜馳——

沒有戴帽子，光着兩隻腳，

拿着一支粗大的尖棒，

突然地出現在他們面前——

是那個老相識巴杭。

他披着女人的內衫，

身上的絨領纏着髮髻；

這個村裏的瘋人

把木棒搗在凍冰的地上；

隨後他就悲慘地吼起，

喘着氣說：「這一並非不幸！」

他給你們做够了苦工，

現在該你們把他接替！」

「母親給兒子買了棺材，

父親給他掘了墓穴。」

女人給他縫了壽衣——

他給你們的工作祇有這一次！……」



瘋人又大叫一聲——

實然地向着空間奔去。

杖和鎖沉鬱地發響。

禿裸的冰塊射着光芒。

木棒在雪上劃了一條痕跡。

## 八

他們祇留下一個房蓋在家裏，

把傷寒的環紗和葛黎沙，

送到那婦那裏去過夜，

他們得把小孩子好好地養大。

遲緩地，嚴肅地，殘酷地，  
悲慘的事情終須實踐；

不說多餘的話，  
臉上也沒有淚點。

他睡了，他一直操勞作不曾休息！

他睡了，他在人世上做過苦力！

現在他躺在白色的松木牀，

對一切——再不用煩慮。

他不動地嚴峻地臉着，  
頭前燃着明亮的蠟燭，  
穿着寬大的麻布衫，  
和簇新的鞣皮的草履。



一雙生着雞眼的大手，  
做過很多的苦工，  
他底臉美麗而冷靜，  
長的鬚髮搭到胸前……

## 九

當他們看守着亡人的時候，  
並沒有講一句苦痛的言語，  
祇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在可憐的人們底眼裏。

事情到底兒已經了結，

用不着和苦痛鬥爭，

有什麼在靈魂裏沸騰，

便讓它小河似地從嘴裏傾瀉。

不是狂風吹着野草，

不是婚禮的行列在喧噪，

是親人們哀啼撲洛克，

是親人們把撲洛克哭叫：

「你是我們底藍翅的小鳥！

你離開我們往哪裏飛去了？

像你的漂亮，身材和力氣，

在全村裏找不到第二個。

「你對父母底話總是聽從，

你在田裏是個好勞工，

你待賓客有禮而慇懃，

妻和孩子是你所愛的人……

「你爲什麼在世上玩得這樣短促？

你爲什麼離開我們。呵，親愛的？

你會省悟這是何等的心意，

你會省悟——當你葬上那潮濕的墓土——

「你會省悟——把我們拋在世間，

我們成了孤寡的人，

熱淚成天地滾流，

我們不用再取清水洗臉！

「老母會因悲憤而死，

你底老父也活不成，

家庭的主婦沒有丈夫——

就像樹林裏的白楊沒有尖頂。

「你不憐恤她，那不幸的，

你也不憐恤孩子們……站起來！

朝到了夏天

好從自己底田裏收穫！

「親愛的，拾一拾你底手，

用你底鷹眼看看我們，

捕一捕你底鶻雀，

張開你底甜蜜的嘴唇！

「因為快樂我們將煮上老薑，  
煮上頂好的麥酒，

我們將扶你坐到桌前，  
寶貝，親愛的，給你吃個夢！

「寶貝，全家底親愛的！

我們將立在你對面，  
用眼睛叮叮地看著你，  
傾聽你底言談……」

十

迎着這哭泣和悲吟，

走來了附近的鄰人；

他們把臘燭放在神龕上，

行了低低的拜禮

立刻就靜悄悄地轉回家去。

接續又來了別一些客人。

客人們散盡了，

家人們才坐下晚餐——

麥酒和白菜是他們底飯。

老翁抑制着自己，

抵抗那無益的愁苦；

他彎着腰面朝燭光

把該敝的草鞋修補。

老婦在暖坑上臥下，

不斷地高聲地喘息；

達利雅——年青的寡婦，

出屋去看她的孩子。

牧師在燭前恭立整夜，

禱祝這逝去的靈魂，

一隻蟋蟀藏在暖坑後面，

清脆地複習着他底聲音。

風雪猛烈地咆哮着，

用雪塊擲打窗戶，

太陽不愉快地升起，

這早晨的景致

是一幅悽慘的畫圖。

牝馬架着雪橇，

垂了頭站在院裏，

不說多餘的話，也不啼哭——

人們把這女人激怒。

——嗷，走啊，好馬！走啊！

緊緊地拉起繩繩！

你給主人做過許多的苦工，



今天是他最後的一次服從。

在契司頭泡鄉市，

他買了你的時候你還是個馬仔，

他喂你拿豐美的料草，

所以你纔長得這樣肥好。

你馴順地隨着主人奔勞，

把冬日用的穀物準備。

在牧場上有孩子牽你，

給你吃柔順的青草，

所以你底軀體長得這樣圓肥。

等到嚴寒封鎖了大埠，

那時候工作已經完畢，  
你又隨着主人趕赴新程，  
把日常的食糧運送。

這種情形也遇着不少——  
當你拽着重量的貨物，  
忽然捲來滿天的風雪，  
你疲乏了，便迷失了道路。

你底凹陷的腦膜上，  
沒有用到換過一下皮鞭，  
因此你得飽吃燕麥  
在那歇腳的旅棧。

在正月的夜裏，

你聽到風雪底尖銳的嘯

你看見在樹林中的空地，

有豺狼底紅色的眼睛，

你戰慄着，忍持着恐懼，

然而——一切還是平平安安！

你底主人可沒有這麼僥倖！

冬天結束了他，冬天！……

## 十二

有一次在大雪堆中

他滯留了半個晝夜，

隨後又忽冷忽熱

整三天他同着單馬輪跋涉：

亡人心裏焦急：

輸送的貨物就要到期；

貨物送到，他回家了——

一句話不說，他底身體發熱！

老婦用冷水把他沖洗，

足足灌了九紡機管，

又用熱浴使他出汗，

但是不——他不恢復！

那時候把巫婆們弄來，

她們搓捏，她們唱，她們唸——

越弄越壞！她們又把牠

透過汗濕的「葛額圍」拖拉三遍，（註一）

她們又把好人兒裝進雞籠

浸在冰洞裏……

他好像小鴿兒，一切都聽從，——

可是還不好——信不喝也不吃！

有一個西醫岡且府的「江湖漢」，名叫非加，

聽聞了消息他來提議：

他說把病人放在熊肚底下，

（註一）大約是一種迷信的治病法。——譯者。

揉骨的方法可以療疾。

但達利雅——窮者底主婦，

憤恚地把他趕走，

一種別的寶貴方法，

她想必定可以救他：

在半夜她往一座寺院去，

（隣村有十里路遠，）

那裏有一位神像

具有廣大的力量。

45  
——  
勸到那裏把神像拉回——  
病人已經無聲氣地給着，

他穿上了壽衣，正在做臨終的懺悔。  
他看見女人，想要說什麼。

就死了……

### 十三

……好馬，走啊，

緊緊地拉起繩繩……

你給主人做過許多苦工，

今天是他最後的一次服從！

聽！罪鐘響了兩次！

僧侶在等候行進！……

前面走着半死的、悲傷的一雙老年，  
是亡人底母親和父親。

靈車上坐着兩個小孩，

吞住聲音不敢哭泣，

傍着棺材，走在馬旁邊——

馬繼續在他們底可憐的母親手裏。

走啊走啊……她底雙眼陷得深深！

她底面頰蒼白，

白過她頭上纏着的喪巾，

白過那麻布頭巾底顏色。

達利雅後面



跟着一些男女的鄰人，

他們一句句都說撲洛克底孩子們，

現在遭遇了悲哀的命運，

達利雅將怎麼把工作承擔，

那些黑色的日子她將怎麼藏躲，

「又有誰能來把她憐憐，」

他們都同聲地這樣說……

#### 十四

到了墓地，棺柩降下墳坑，

撲洛克立時被土壘封，

送殯的人們哭了，那聲大聲，

他們又一面哀憐家屬，  
一面向死者作了寬仁的讚頌。

老人西杜爾·伊萬內契，

低着聲對婦人們勸解，

「他平安了，撲洛克·西凡斯丁奈且！」

他說：「他會有七個美麗的靈魂，

他純潔地活了一生，現在罪期已滿，

因為他還清了天父底稅款，

和上皇底債務，

所以上帝把他贖去！」

完畢了雄辯的演說，

尊敬的老人喃喃地又發一詞：

「是的，這就是一個人的生活！」

隨後——他戴上了帽子。

「他那樣強壯有力，竟掙不過一死，

我們也總轉倒下，或者還等不到一分鐘！」

人們又向墳墓畫了一次十字，

於是默然地履土歸程。

白髮的，消瘦的，頹喪的——

彷彿一座石像；

亡人底老父，

佇立在新墳之旁。

一會兒，這白鬚的老父，  
拿起鐵鏟輕輕地添平墳土，  
一鐵土又一鐵土，

他底老妻伴在旁邊啼哭。

他把兒子埋好，

纔同老妻走回村莊：

「絕望地踉蹌着，好似一個醉漢，  
看哪！」人們說。

## 十五

達利雅回到家裏——  
她得喂孩子，收拾房屋，

哎，哎！這小屋是何等的寒冷！  
她急忙地去燃燒火爐；

一看——沒有一片木柴，

可憐的母親心中躊躇：

她不願離開她底小孩，

她願在家裏把他們愛撫，  
但這裏沒有時間撫愛。

但這裏沒有時間撫愛。

寡婦只好把他們送託鄰居，

同時又牽出那匹四蹄馬，

她便往樹林裏去砍伐柴木——

# 第一部

嚴寒，  
通紅的鼻子



十六

這樣的嚴寒。平地蓋着白雪下面。

樹林在前邊顯出一片黑影。

牝馬不緩不急地走着。

在路上遇不見一個魂靈。

怎樣的幽靜啊！從村裏傳來的聲音

好像在耳邊響着。

雪堆碰到老樹的殘根。

搖蕩着，顛簸着。



周圍——沒有心力去看，  
平原在菱形的光輝裏閃爍……  
達利雅底眼睛充滿了淚水——  
太陽把它們照得眩迷……

## 十七

田野裏是靜的，但樹林裏更靜，  
也更明亮。

越遠——<sup>十六</sup>樹木越高，

影子伸得越細，越長。

樹不，太陽，影子，

和死了的、墳墓裏的長眠者！

但——聽啊！悲哀的歌曲，

曖昧的、破滅的叫喊！

十八

痛苦磨壞了小達利雅

樹林不關心地望着她！

她底嘆息都空蕩了，

她底聲音碎了，顫抖了。

圓圓的太陽，潮氣氳。

好像老泉底一隻黃眼鱗。

冷淡地從天上俯視。

這寡婦底重大的苦痛。

可憐的寡婦底靈魂中，  
許多的絲弦都已推斷，  
在樹林底憎人的深處，  
它們將永遠地墜落。

林中自由的鳥兒

嚮聽着兩個孤兒底慈母。

和年青的寡婦底痛苦，

但牠們對人類不敢有任何援助！

十八

不是獵人吹奏號角，

不是狂人在吵鬧，

是年青的寡婦，

一間突，上面在砍伐樹木。

砍下來，裝在雪橇裏——

盼望木架快些裝滿。

她自己何嘗不知道，

眼淚不住地從眼裏湧現：

眼淚順着睫毛往下

滴到地洞裏去——

又一直鑽到地洞，

在雪堆裏留了二個深洞。

熱淚淋漓在雪堆上，

和砍斷的木柴生火——你看，

它凝結得好像珍珠，

閃着光，白，而且圓，

眼淚在眼裏一淌，

就順着兩頰奔流，

太陽在它上邊玩耍……

達利雅急忙用手抹臉……

誰知道砍伐——忘記了寒冷，

也不感覺兩腳凍得發麻；

她底整個心兒想念着丈夫，

她叫着牠，同牠說話……

十九(註二)

「親愛的！我們底美貌姑娘們

又要跟了春天跳舞，

她們將抱起小瑪莎

放在手臂裏搖動！

「放在手臂裏搖動！」

(註一)由此直至第二十八段，是描寫寡婦在歡樂時的激昂的幻想斷片。

把她擡得高又高，

她們叫她罌粟，

播罌粟了！（註一）

「她生得鮮紅——」

我們底小罌粟花兒瑪莎，

一雙藍眼睛，

一頭黃捲髮！

「她底兩腳亂躍，大聲笑着，

（註一）「播罌粟」是一種著名的民間遊戲，罌粟——男孩或女孩——坐在許多姑

娘圍起的圈子中間，讓她們把他或她向高拋擲，即表示罌粟的播散；這做

罌粟的，時常要在遊戲進行中遭受一些掌擊。——譯者。

我和你，親愛的。

我們都愛她。

是的，我底親愛的！……

## 二十

「死了，你沒有等到天年，  
死了？一杯沙土把你埋掩！

「春天使人間快樂，

太陽光明地照耀。

太陽使萬物復蘇，

上帝解放了一切美麗，

田地等候着耕種，



荒草需要着鐮刀。

「老早地我就起來，

在家裏沒有吃飯，也不會攜帶食物，

我耕地一直耕到黑了天，

夜間還得將耕犁修補，

到早晨我又去刈草……」

「結實些，我底腳，你們要支持我！

白嫩的手，你們不可背棄我！

只須一個勁地工作！

「在田裏一個人工作我悽涼，

在田裏一個人工作我疲倦，

我向我底親愛的呼喚！

「我耕耘出的田地好嗎？

看呀，親愛的，看看呀！

荒草刈得乾淨嗎？

草垛堆得整齊嗎？……

在這些刈草的日期，

我只倚在耙柄上休息！

「沒有一個婦人工作能這樣認真！

沒有一個婦人能這樣堅忍……

「我要把牲畜趕進樹林；

麥母在穗子裏繁生，

上帝賜給我們一個好收成！

麥稈已經高及人胸，

上帝賜給我們一個好收成！

但你却没有活到天年，——

剩下我一個人工作，無論我願是不願！……

毒蛇纏繞地在叫在咬，

口裏乾渴得難熬，

太陽晒燙了鐮刀，

太陽把眼睛照昏了，

它炙灼着我底頭，我底肩，

我底手和我底脚，

麥叢下有如火爐，

不，比火爐底熱度還高，

脊背——麻木，

酸痛——手和腳，

紅色的，黃色的圈子，

在我底眼前跳躍，……

收穫快快完結吧，

你看——穀粒在往下掉——

——隨着工作底速率——越快，

工作底熟慣也就越快……

「我底夢是真的，親愛的！  
夢——在「救世節」以前。

午後我一個人和田裏睡着了，  
手裏還握着鎌刀；

我看見——有無數的大軍——  
猛力地向我攻擊，——

兇惡地搖着拳頭，  
兇惡地瞪着眼睛。

我想逃跑，  
可是兩腿不聽命令。

我開始哀求援救，  
我開始高聲地號叫。

「我聽見大地震動了，——」

母親先疾奔而來，

草葉唼啣地作響，

孩子們喧嚷着向親人飛跑。

風車立在野外

沒有風它底長翼不能旋轉；

兄弟回來躲下了，

父親蹣跚地走來。

什麼人都到來了，

只有一個好朋友，

我底眼睛沒有看見……

我開始向他喊叫：

——你看，有無敵的大軍——

猛烈地向我攻擊——

凶惡地搖着拳頭，

凶惡地瞪着眼睛：

你怎麼不來把他們驅逐？……

我又朝周圍一看：

上帝！這是怎麼回事？

哪有什麼在我面前？……

這裏並沒有大軍！

這不是殘暴的人們，

不是反教的大軍，

這是裸麥的穗子，

下落的成熟的穀粒。

正在同我戰爭！

它們搖着，喧嚷着，攻擊着，

向臉上，手上亂敲，

麥程在鐮刀下低了頭——

不願再有過多時辰的停留！

「我不停手地割着，

割着，大堆的穀粒呀

撒在我底頭上，

好像站在冰雹底下！

「到天晚，所有的我們底裸麥  
必須割完……

你在哪裏，撲洛克·西凡司丁奈且？

怎麼不來幫助呢？……



『我底夢是真的，親愛的！  
現在我得一個人去收割。』

『沒有親愛的我也得去收割，  
麥捆要捆得緊，  
熱淚滴到麥捆！』

『我底眼淚不是珍珠，  
是痛苦的寡婦底眼淚，  
上帝你要它有什麼用處？  
你覺得它有什麼可貴？……』

「冬日的夜是這麼長，

沒有親愛的我怎能睡好，

爲了不使兩眼流淚，

我把布兒織紡。

「我織了許多布兒，

質地是那樣的優良，

布兒織得結實。

寶貝的兒子像布兒似的生長，

「要在我們底附近，

給他求一門好婿，

選擇一個好姑娘，

去託可靠的媒人……

「我自己梳飾葛利沙底捲髮，

我們底長子生得又紅又白，

未婚妻生得也一樣美麗，

一對青年戴上婚禮的花冠！……」

「我們等待這個日子好像等待節日，

你記得吧，葛利沙學走的時候，

我們整夜地討論，

我們要怎樣給他結婚，

我們爲婚禮積蓄了金錢……」

「哈哈——等着了，感謝上帝！

——聽，銅鈴兒響釘冬！

喜轎轉回來了，

趕快出去迎接，——

新娘——孔雀，新郎——小鷹——

把穀粒撒在他們身上！

把忽布實撒在他們腳旁！（註一）

## 二十四

一獸羣在樹林裏暗處徘徊，

牧童在樹林裏剝取樹皮，

灰色的狼從樹林裏跑出來，

牠要攫吃籠裏底小羊！

（註一）俄俗結婚時撒穀粒和忽布實表示將來的幸福。——譯者。

「黑的雲，漸漸濃密，

一直懸在我們底村莊上空，

巨烈的雷鳴從雲端射出，

它要轟擊誰家底房屋？

「可怕的消息在民間流傳，

說青年人再沒有幾天自由，

不久就要徵募新兵！

「我們家裏祇有這一個獨子，

總共我們祇有這個葛利沙和一個女孩，

但我們底村長是個強賊——

他會說：這是普遍的命令！

「葛利沙一定要毀滅，他們一定要奪去他！  
起來，救救我們底兒子！」

「不！你不能救他！」

你底柔弱的兩手落下了，

你底明亮的兩眼永遠地閉上了……

可憐啊；孤寡的我們！……

### 二十五

「難道我不會向天上的女王祈禱？（註一）」

（註一）指聖母瑪利亞——譯者。

難道我是個偉女人？

半夜我一個人不害怕——

我去把那靈異的偶像拜請：

「風，怒吼着，掃蕩着雪堆，

沒有月亮——雖然一點光！

望天——天上像一盞檟材……

繩子和滾子在雲端扯下……

「我不會爲他盡力嗎？

我不會高興做什麼嗎？

我恐怕觸犯他？

譬如我愛他一鼓！

「小星到夜間出現，

我們底光明可要等到哪天？……

「野兔從小崗跳下，

兔呀等一等！不要

從我面前的路上橫過！（註一）

「牠跳進樹林去了，感謝上帝……

到半夜越加恐怖——

「我聽見不潔的精靈，

在樹林裏

（註一）鄉人以遇兔橫路爲不吉——譯者。



奔竄，吶喊，

「不潔的精靈要把我怎樣？」

釋放我吧！聖母，

我願意把一切奉獻給你！

「我聽見馬在嘶鳴，

我聽見狼在嗥啼；

我聽見有什麼追我來了，」

「猛獸不要追趕我！

兇惡的強盜不要搶劫我！

辛苦賺來的金錢在我們是貴重的！

「在夏天他還活着做工，

到冬天他就看不見孩子了，

夜間我思念着他

一夜沒有合上眼睛。

「他還活着，冰寒了，

剩下我自己這樣孤單，

我用纏綢的長絲織了布兒，

我的悲哀比長絲走的路更長。

「我底線輪轉隨着，旋轉着，

滾落在地上了。

我底撲洛克橫過懸崖，

駕車馳往高山去了。

「夏接着夏，冬連着冬，  
我們這樣忍受着苦刑！」

「可憐可憐貧窮的農人吧，  
上帝！一切都奉獻給你，

無論一分錢，無論一分鐘——  
我們辛苦所賺得的！」

## 二十六

「總是你，樹林里的甬道！  
樹林完了。  
到早晨金的星星

從神聖的蒼空

忽然消滅了——落了，

上帝吹了它。

我底心戰慄了：

我想着，回憶着——

一些什麼東西在我底思想里，

當星星降落的時候！

我記起了！我底兩腳停住，

我努力地走，可是走不動！

我想着，莫非我看見

活的撲洛克了……

「不，天上的女王保護我！

她會派遣那靈異的神靈來施治療！

「我畫了一個十字，

迅速地向前奔去……

「他有勇士般的力量，

上帝可憐他，別叫他死……

啊，這是寺院的牆壁！

我回頭影

已經觸到寺院的大門。

「我跪在地上叩拜了，

站起來，我就看見——

烏鴉坐在金十字架上，（註一）

（註一）鄉人以在早晨看見烏鴉爲不吉。——譯者。

於是我底心又戰慄了！

二十七

「我等候了許久——」

這一天尼姑們正在送葬。

「晨禱到了，」

尼姑們靜靜地步入佛堂，

他們披着黑色的袈裟，

只有死的女子穿着白的衣裳；

那個年疇的女子靜着了，

她知道她將升進天堂。

卑微的我也吻了她——

她底白嫩的小手！

我朝她底臉上看了許久，

她那幾年青，漂亮，可愛，

她在尼姑中間宛如一隻小白鶴，

屬於縹緲的黑老鴿中間。

「念珠在手里放着烏光，

畫彩的綵冠戴在額上，（註一）

黑色的被袱罩在棺頂。

這真是一個無罪的小天使！

「我底好姑娘，

（註一）死者底頭上飾物，想是民間的風俗。——譯者。

請用你底純潔的唇向上帝私奏，  
不要叫我這領着孤兒的寡婦，  
再在世間逗留！

她們把棺材親手抬到墓地，  
帶着歌唱和眼淚將她安葬。

## 二十八

神像緩緩地前進，  
尼姑們在後面歌唱，

人人都崇拜她。

聖母有無上的榮名：  
老人和青年都放棄了工作，



從鄉村來向施請求。

「病人和苦人也來哀告她……」

我知道，聖母！我知道……」

「你對很多人都淌了眼淚……」

「你就是對我們不施憐恤！

……

……

「啊呀，我已經砍了多木柴！

我得怎麼將這些木柴運回！……」

二十九

做完了慣常的苦工，  
雪橇上已經堆滿木柴，  
家鄉挽起馬羮，  
預備向歸路轉來。

但她又站下了想。

機械地握起斧子，

輕輕地、斷續地嗚咽着

向一株高松樹走過。

她底兩腿支持不住軸子。

她底靈魂被苦惱逼倒，

現在來了悲哀的靜默——

壓迫的可怕的歌歌！

她癡呆地站在松樹底下，

沒有思想，沒有嘆息，沒有眼淚，

樹林里是墳墓般的沉寂，

只是光明，嚴寒是更猛烈。

### 三十

沒有狂風吹打松林，

沒有山上流下的澗水，

這時「嚴寒大王」

前來巡視他底領土。

他看——樹林的甬道，

是否被雪封好？

什麼地方還剩着空隙？

什麼地方還露着地皮？

松樹底尖頂是否整齊，

橡樹底相貌是否美觀？

水底冰層凍得是否堅固

在大河以及小溪？

他走着——在樹林里邁着大步，

把結冰的水面踏出龜裂；

燦爛的陽光

在他底濃密的白髮上遊戲。

他緩緩轉頭向這聲無聲展開，

看哪！白雲竟走近了，

他突然聽着近了聽，

幾乎要聽着牠底頭頂！

他舉住了高大的蒼蠅，

用指頭敲着小枝，

同時對自己

唱了一段英雄的驕傲的讚詞：

「看看我，快樂些，作年青的女人，  
嚴寒大王如何！」

我對於你

可不是一個最強健最美麗的伴侶？

「風，雪，霧，

永遠地服從嚴寒，

我在海洋之上——

築有堅冰的宮殿

「我要指令大河，

在重壓物底下蟄伏好久；

我要建設一道冰橋，

人類里尋不出這樣工程聖手。

「那疾流的、噴濺的水，

不久前還自由地流動，——

但是今天可以踏步走過，

載貨的重車可以通徑。

「我喜歡將深墓中的死者

用白霜裝扮，

將筋絡里的血液凝結，

將頭殼里的腦髓凍冰。

「高山上有不肖的匪徒，

攔劫騎者和他底馬匹，

我喜歡當夜暗的時候，

散飾爆響，在樹林里。

「老木們咒罵林裏，

急忙地逃向家鄉，

而醉人與騎馬的，行路者

還在愚蠢地快樂。

「不用脂粉我能把人底皮膚變白，

把鼻子燒成火炭紅，

把鬚鬚和馬鬃凍結在一處，

雖然拿大斧敲打也不行！



「我是富翁，不記得有多少金庫！

只知貯藏了總也用不盡的財物；

我裝飾我底王國，

全用鑽石，白銀和眞珠。

「快跟我去到我底王國，

我將封你爲那裏的皇后！

我們尊嚴地統治冬天，

夏來了我們就深沉地安眠。

「走呀！我愛撫你，溫暖你，

我們回到淡青色的宮殿……」

大玉在繡上面，

揮着冰裂的令杖。

三十二

「你溫暖嗎，年青的女人？」

他在松樹上向他發問。

「多溫暖呀！」那寡婦回答，

自己却在打冷戰。

嚴寒漸漸地降近了，

又擡起令杖。

並且詭辯地向她耳邊輕聲地說，

「多溫暖嗎？……」——溫暖，黃金的——

溫暖——自己却凍死了。

嚴寒推動着她……

用他底呼吸從白鬚髮里……

把一些明銳的冰針吹在她底額上。

啊，他又俯到她底身邊！

「溫暖嗎？」她再問；

他條地變爲好撲洛意……

他同她接吻。

在她底唇上，眼上，眉上，

白髮者吻得那麼瘋狂；

像新婚時候那樣蜜語，

他對她低聲地說一句又一句。

他底溫柔的細語，  
使她這樣地傾心……  
達利雅底眼睛閉攏了，  
雙子滑落在腳邊。

痛苦的寡婦底微笑，  
流在蒼白的唇邊，  
睫毛白而整齊，  
眼眉上也生了冰針……

三十三

穿着晶瑩的新衣……

她在寒冷中

但她夢見炎熱的夏日——

還有裸者未曾盡完；

割——還剩不淺！（註一）

男人們推集麥捆，

達利雅拖擱馬鈴薯，

在近鄰溪河的田裏。

她底祖母，老太太，也在這裏作工；

美麗的淘氣的瑪莎

手里抱一個紅蘿蔔，

（註一）由此直至第三十四段第六節，是描寫寡婦站在松樹下時的夢境。

坐在裝滿東西的口袋上。

車兒軋軋地走來——

牝馬望着自己底主人，

撲洛克邁着大步——

向金黃色的麥堆急奔。

——上帝保佑！親愛的葛利沙在哪里！——

父親匆匆地走着問。

「在豌豆地裡，」老太太說。

葛利沙！——父親喊；

望一望天。——吃茶，不早嗎？

我渴了……女主人站起來

從白雲裏

給撲洛克倒出些水酒。

葛利沙這時出現了：

頭上纏著藍草環。

滑稽的小兒

好像正在發長的嫩蘆葦。

……他跑呢。……他跑呢，小鳥呢。

草被他底兩脚灼傷了！……

葛利沙黑得真像一隻小烏鴉，

正祇有一個頭是白的。

他叫着，一跳一跳地走着。

(頭上纏着豌豆。)

他在老祖母，母親和妹妹中間

像一條鰻魚似的旋轉！

母親對小兒撫愛，

父親對小兒捉弄；

這時那化馬也沒有打盹：

牠將頸子伸了又伸，

牠勾到了，露出牙齒來，

貪婪地咬着豌豆，

牠底柔嫩的善良的嘴唇，

觸着了葛利沙底耳朵……



## 三十四

小瑪沙向父親叫：

「爸爸，帶我去！」

她從口袋上跳下——跌倒了，

父親扶起她。「不要哭！」

跌一下——不算什麼！……

女孩子格外累人。

但是，這樣的孩子，太太，

別來春再給我生一個！」

——看他呀！……——女人羞答答地說。

——「個你已經生了！」

（她却知道，肚里早立有個胎兒動了）——

「呸！小瑪莎，來臨！」

撲洛克登上了車，

小瑪莎隨着他並坐。

葛利沙飛躍而上，

車就隆隆地走去。

麻雀從麥捆上驚起，

圍繞着車前亂叫。

趕利雅揚起手掌，遮住日光，

許久地向前凝望：

怎樣孩子們跟着父親

走近自家庭窟窿：

怎樣孩子們底紅色小褲

從麥堆中間向她微笑……

聽！一隻歌曲！一些熟悉的聲音！

歌者有一個清朗的喉嚨……

痛苦底最後的舉動

從達利雅底臉上消失了，

靈魂隨着歌曲飛逝。

向它呈獻了整個的自己……

世上沒有這樣美妙的歌曲

我們聽見它祇在夢里！

它唱些什麼——上帝纔知道！

我不會用文字解釋，

但它總安慰心靈。

它裏面是幸福底頂點。

它裏面是同仇底熱烈的愛護，

無盡的愛情底寶貴。

知是抗爭到底做英國人

軍在子幾種極底險惡中

第廿五

無窮地付了怎樣的犧牲——

這心願是慈悲的縛封，  
還需要什麼？她微笑了，  
我們不必去可憐她。

沒有更深和更甜的和平，  
像樹林所輸與雲間的那樣，  
它靜止地，無聲地立在  
寒冷的冬日的天空底下。

沒有一個地方

能這樣舒適，這樣自由地呼吸着疲倦的心房，  
如果我們活得够了，  
這里就是頂快樂的臥床！

三十六

沒有一點聲音！

靈魂爲悲哀，爲痛苦死亡了。

你感覺吧，

這死一般的靜寂怎樣征服了她。

沒有一點聲音！

你看見藍色的天邊，太陽，樹林，

在銀灰色的光輝的霧里

充滿了奇異！

這是不可知的神秘的奇蹟，

嚴肅的和深奧的。哦！

我聽到一聲突然的響動——

像一隻松鼠在樹頂飛過。

牠在樹間飛躍！

將雪片落在詹利雅底身上。

邁利雅挺直地站着，冷卻了，

在自己廣闊的夢鄉裏。

## 後記

涅克拉紹夫 (N. Nekrasov, 1821—1877) 是一個最被人認識的偉大的俄國詩人。他底詩大部分是用通俗的民歌體寫成，容易瞭解，所以他底讀者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有粗識一些字的貧窮農人。當他死時，杜思退也夫斯基在追悼會演說裏把他同普式庚和列爾門托夫並列，羣衆裏就有些青年喊道：『不，比普式庚和列爾門托夫還高哩！』他是怎樣受人們敬愛，由此可以想見了。

俄國人民，尤其是農人和他們底苦痛，就是涅克拉紹夫底詩歌底主要題材。他對於下層人民的愛，好像一條繩子拴繫住他底全部的作品；他一生對這種愛始終是忠實的。但我們在涅克拉紹夫筆下所看到的人物，並不是常流淚的，而是沉靜，善良，有時候且是極愉快的工作者，他很少用自己底想像去渲染他們，他祇依照原樣，從生活本身裏，取出他們來。這個詩人對於俄國人民和農人底魄力，是懷着堅固的深信。『再給一些兒呼吸的自由，』他說，『俄國將要顯示出它是有「人」的，它有一個「未來」在前面等着呢！』



批評家開爾夫說：「在涅克拉紹夫底任何作品裏，都有一種內在的力，這是從別的詩人身上尋找不到的特徵，並且這種力暗示給他許多的意向，這些意向無疑地成爲了俄國詩歌中的珠寶。涅克拉紹夫把他底詩神叫做「復讎與悲哀的詩神，」這是真實的。他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但他底厭世主義却具有獨特的性質；雖然他底詩表現着俄國人民底許多憂鬱和不幸底畫圖，可是遺留給讀者的最後的印象，則是一種崇高的情感。這個偉大的詩人絕沒有在悲哀之前低頭，他是走上前去和它戰鬥了的，而且他還確信能够勝利。」

嚴寒，通紅的鼻子在涅克拉紹夫所寫的詩歌裏，是最寬廣地被讀了的一篇，成於一八六三年，算是他底後期作品。在這篇詩裏，同樣也沒有感傷的成分，讀後留下的印象，仍然是一種崇高的情感。在描寫人格化了的「嚴寒」接觸到那個年青的農婦，她回憶着過去的幸福漸漸凍僵的場面，是被公認爲一切詩歌中最動人最美麗的句子。

翻譯根據的是原文本子，自然，以我底這樣的拙筆，來介紹這樣的名作，是不夠的，所以希望讀者只把我底譯文當做一次大膽的嘗試吧。

（八月廿五日，一九三六年。）

版初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一渝月九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五十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六里一西路北中林桂  
號一十二路國民慶重  
五之號八三一街西陝都成

者刷印  
廠刷印南西記春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子鼻的紅通·寒嚴

夫紹拉克涅  
譯還十孟

角四元一幣國價定

¥ 987

廣東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原稿  
審查證禮書字第四五一號

